



潘飛聲在澳門的文化印記

潘劍芬* 潘剛兒**

近代文化名人潘飛聲為廣州十三行商潘振承的後人。他自小受家庭文化薰陶，詩書畫均有較深的造詣。他曾在德國任漢文教授，對中西方文化交流有深刻的認識，回國後曾在廣州、香港、澳門、上海等地寓居從事文化活動，交遊廣泛，眼界開闊，致力於社會改良。本文通過發掘潘飛聲與澳門相關的文化活動情況，反映他心繫神州、愛國憂民，與仁人志士為國家的獨立富強而奮鬥的心路歷程，也從一個側面反映澳門的風俗文化與歷史風貌。

潘飛聲（1858-1934年），字蘭史，號劍士、心蘭，別署老劍、劍道人、說劍詞人、羅浮道士、獨立山人，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海珠區）人。其先祖潘振承為清代廣州十三行著名行商。因出身名門望族，潘飛聲自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為其在文學上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光緒十三年（1887）潘飛聲赴德國柏林大學任漢文學教授，十六年（1890）回國，居於廣州河南龍溪的花語樓。1894年冬起他寓居香港十三年，擔任《華字日報》、《實報》筆政，善崇論宏議，成為港報界知名人士，並結識了黃遵憲、丘逢甲、梁啟超、鄭觀應等一批憂國憂民的嶺南愛國志士。在國家遭難、民運垂危之際，潘飛聲充分利用梁啟超等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作為宣傳工具，積極從事文學創作，發文醒世，擔負起以文筆為武器喚醒民眾的重任。離港後，潘飛聲隨即全力協助鄭觀應在澳門完成了《盛世危言後編》等巨著，積極參與相關的文學創作活動，在澳門留下了可貴的文化印記。

潘飛聲與《知新報》

澳門的《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為晚

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上海《時務報》齊名的改良派重要期刊，是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1897年2月，康有為、梁啟超在澳門創辦《知新報》，至1901年1月停刊。《知新報》發行於香港、廣州、佛山、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十餘個國內外城市，具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它不僅宣傳維新變法、普及科學知識、報導國內外重大新聞事件，還宣傳新式學堂，倡辦女學，對中國教育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潘飛聲與《知新報》頗有淵源，其一是他充分利用該報刊作為宣傳戒煙足、戒鴉片煙的平臺；二是該報刊登了不少與潘飛聲相關的詩作。

一、宣傳平臺

鴉片戰爭後，國家衰敗，積貧積弱，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我國人民。1898年5月，維新派徐勤等人在日本橫濱創辦戒鴉片煙會。⁽¹⁾潘飛聲聯合鄭壽民等人，積極回應徐勤等人發起的戒煙思潮，成立了香港戒鴉片煙分會，共同擬定〈香港戒鴉片煙會章程〉⁽²⁾。潘飛聲任香港戒鴉片煙分會董事⁽³⁾，利用《知新報》推動戒煙事宜。該報先後刊載了〈戒鴉片煙會倡始人名〉、〈香港戒鴉片煙會章程〉等相關文獻。此外，潘飛聲

* 潘劍芬，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廣州市海珠區文物博物管理中心副主任。

** 潘剛兒，廣州十三行著名行商潘振承後人。



潘飛聲 (1858-1934) 肖像

還是澳門不纏足會的倡始人之一。《知新報》先後刊載了〈澳門不纏足會別籍章程〉、〈續登不纏足會別籍倡始人名氏〉⁽⁴⁾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戒纏足思潮的發展。

潘飛聲為〈香港戒鴉片煙會章程〉作序云：

不嗅蒙汗而醉人魂，不茹鴆砒而毒人胃，
不吸苦寒硝磺而削人錢，不違水火刀兵而破人

產，人靡不樂也，乃委其身於半病，人皆所惡也，而終其世於痼疾。鴉片之毒雖決太平洋之水能洗乎，慈悲世界乃滋蔓神明，神族嗜若甘飴天地好生，豈自戕其民哉！人實為之耳。突厥、真臘、天方諸國狎而玩之，沉而涵之，士氣不振，國脈遂殘。日本獨能禁絕，猶足屹立亞洲之上座。[……] 張南皮有言：“今日強國，先強其民。”又言：“諸君若倡不纏足會以救二萬萬之婦女，曷不更舉戒煙會以救二萬萬之男子。”除此兩害，雖不能比之抑洪水驅猛獸，其功當不在韓昌黎之下也。余曩客柏林與同洲人士但舉興亞會條議，首戒噓吸洋煙，適覽不纏足會風氣大開，喜而語人曰：“王法不能禁民，竟能自禁耶。”戒煙之會可以興矣。⁽⁵⁾

潘飛聲在序言裡提到要戒除的兩大害，分別指吸食鴉片與婦女纏足，“倡不纏足會以救二萬萬之婦女”，“舉戒煙會以救二萬萬之男子”，表達了他對婦女解放運動的支持及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高度關注的愛國情懷。

二、《知新報》刊登與潘飛聲相關的詩作

《知新報》自第112冊之後增設了一個新的欄目，名曰“詩詞雜詠”、“詩詞雜錄”或“詩文雜錄”，所刊載的詩詞富於時代感，具有比較突出的現實政治內容，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發生的重大變化，表現了近代文學家思想意識深處的劇烈衝突和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注。這些優秀的詩詞當中就包括潘飛聲的詩作及當時的名人雅士寄懷潘飛聲的詩作，其名目分別見表一、表二：

表一：《知新報》刊登潘飛聲的詩作⁽⁶⁾

期刊號	出版日期	詩名	筆名	詩數
114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贈何倚數	老劍	1
115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次韻蟄翁寄懷	劍公	1
121	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	題蟄老行教圖次前韻	劍公	1
128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黃大令招飲席上作	劍公	1
128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香江酒樓次邱水部韻	劍公	4

(表1) 所載均為飛聲詩作，詩文如下：

贈何倚數

大局茫茫孰與談，欣看吾道卜其南。
世多聲蹟誰能振，數倚精微天可參。
謠諑自來君豈懼，我曹不出學終慚。
聖明屢下求賢詔，饑溺蒼生要手擔。⁽⁷⁾

次韻蟄翁寄懷

幾時懷抱為君開，昨見哦詩入夢來。
滄海無波能識路，故園雖近畏登臺。
天胡此醉何堪問，士到至今莫論才。
容有閑身相慰藉，黃花初放且深杯。⁽⁸⁾

題蟄老行教圖次前韻

群龍戰地球，腥風蕩海陸。
聖學日凌彝，荒昧赴殘局。
志士窮五經，名山嗜學篤。
王道通天人，坦蕩泯歧曲。
彝倫出至性，日用譬參菽。
去為木鐸振，傳以置郵速。

革俗昔所難，齊之禮則肅。
乘桴慕宣聖，聞政仰高躅。
經說傳尹珍，貨殖首端木。
昔遊柏林城，書劍愧征逐。
差喜聞春風，絃誦徧荒服。⁽⁹⁾

黃大令招飲席上作

整頓中原志未灰，一時名士渡江來。
楚囚漫灑新亭淚，飯顆還堪濁酒杯。
天已無言休再問，世皆欲殺始驚才。
箏琶滿耳驚花笑，笑我重溟擊楫回。⁽¹⁰⁾

香江酒樓次邱水部韻

東海屠鯨事若何，不如付與雪兒歌。
秦淮夢影桃花曲，留得才人豔跡多。
百戰歸來數戰癡，當歌重唱念家山。
荷戈我欲相隨去，敢放龍泉一匣門。
萬里飛輪倚壯遊，蠻花犵鳥愛遮留。
錦袍認得瀛洲客，明日旗亭唱酒樓。
歸日應乘八月槎，扶餘海上指紅霞。
新詩已露英雄氣，彩筆縱橫舞萬花。⁽¹¹⁾

表二：《知新報》刊登寄懷潘飛聲的詩

期刊號	出版日期	詩名	筆名	詩數
113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早春寄懷老劍征君用高常侍人日韻	蟄仙(邱逢甲)	1
114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次老劍韻	蟄仙(邱逢甲)	1
114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題獨立圖三首	東木(姚文棟)	3
115	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初一日	寄老劍	蟄翁(邱逢甲)	1
124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寄贈潘劍公	長瀨竹修	1

在此對上述幾位名人志士作簡要介紹，並結合他們與飛聲的唱酬詩，探討這些文化名人與飛聲的深厚友誼。

丘逢甲(1864-1912)，別名仲闕，號蟄仙，筆名蟄翁。1898年，潘飛聲與丘逢甲在香港初次見面。當時，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瀾，中國正處於水深火熱的災難之中。由於他們為國家獨立而救亡圖存的共同理想，又同好以詩寓情，相識後

即建立起肝膽相照的深厚友誼。這從他們頻繁的詩作往來可瞭解到。⁽¹²⁾ 看到祖國面臨被瓜分的險勢，潘飛聲作〈獨立圖〉以表達自己複雜的心情，該畫作曾引起了眾多仁人志士的共鳴，為之揮毫題跋，其中有丘逢甲的〈題蘭史獨立圖〉詩：

舉國睡中呼不起，先生高處畫能傳。
黃人尚昧合群理，詩界差存自主權。



胸中千秋哀古月，眼窮九點哭齊煙。
與君同此蒼茫況，隔海相望更惘然。⁽¹³⁾

由此反映了他們憂國憂民的情懷，尤其是為國民的不覺醒而憂痛交集、對國家獨立的前景感到迷惘的複雜心境。1900年初，丘逢甲酬贈潘飛聲詩兩首，以蟄仙為筆名刊登於《知新報》。一首是〈早春寄懷老劍征君用高常待人日韻〉：

東風夜入說劍堂⁽¹⁴⁾，引杯自醉梅花鄉。
韓江有客遠相憶，江聲正攪愁人腸。
聞雞欲舞誰相與，神州陸沉劇堪慮。
祇今海上無仙山，縹渺飛樓寄何處。
蟠桃花發天為春，安知滄海方揚塵。
與君行覓詠詩地，我亦蒼茫獨立人。⁽¹⁵⁾

另一首〈次老劍韻〉：

乾坤何地許揚眉，海上逢君淚滿衣。
泥飲已虛蚨蝶會，寄愁惟詠杜鵑詩。
半陵松柏人誰問，京雒風塵客自知。
擬約王猷重訪戴，扁舟春雪預相期。

從兩詩可見邱逢甲對潘飛聲惺惺相惜、期待相聚的情懷。1900年《知新報》第115冊刊載了丘逢甲與潘飛聲的贈答詩各一首。逢甲的贈詩題為〈寄老劍〉，詩云：

五嶺蒼茫霸氣開，一書迢遞海天來。
秋風試馬劉王埒，落日呼鷹趙尉臺。⁽¹⁶⁾
各抱古愁觀世界，自攜新史數人材。
何時同縱登高目，笑指滄溟水一杯。

潘飛聲的答詩題為〈次韻蟄翁寄懷〉：

幾時懷抱為君開，昨見哦詩入夢來。
滄海無波能識路，故園雖近畏登臺。

天胡此醉何堪問，士到至今莫論才。
容有閑身相慰藉，黃花初放且深杯。

他們的唱酬詩可謂借景述志。身處家國劇變的年代，他們互為慰勉，互為牽掛，錘煉身心以待時報國。國難當頭，擋不住兩顆連結在一起的熾烈的心。他們以飽滿的愛國熱情，錚錚的民族氣節，遒勁豪邁的氣概投身於改良運動，為國家的獨立富強而奮鬥。潘飛聲在其著作〈在山泉詩話〉談到逢甲：

菽園（邱菽園，星加坡著名的愛國報人）論詩，以余與仲闕同稱，謂“丘劍膽，潘琴心”。其實，仲闕長篇如長槍大劍，武庫深嚴，七律一種，開滿勁弓，吹裂鐵笛，真成義軍舊將之詩。余每讀靡不心折。⁽¹⁷⁾

而逢甲為飛聲寫的〈說劍堂集題辭，為獨立山人作〉云：

劍龍出海辭延津，千年龍性猶難馴。
南天星斗避紫氣，下有按劍獨立之山人。
山人亦自號老劍，海山蒼茫起光焰。
手收劍氣入詩卷，萬朵芙蓉劍花豔。
[……………]
歸來香海修詩樓，山人說劍樓上頭。
直開前古不到境，筆力橫絕東西球。
[……………]
何時攜劍就說法，諸天雲立群龍聽。⁽¹⁸⁾

“直開前古不到境，筆力縱絕東西球”是讚揚潘飛聲的新詩熔鑄新理想入舊體詩中，英氣豪情躍然紙上，表現時代的新精神、新面貌。可見，他們不僅在時政上擁有共同的理想，對彼此的詩文才情亦是相互欣賞而惺惺相惜。丘逢甲逝世多年後，潘飛聲翻閱其遺稿，一再賦詩懷念。其〈題丘仲闕遺稿〉摘句如下：

北定王師不可期，劍南難忘示兒時。
東臺未捷英雄死，孤負胸中十萬詩。

地球攘擾防流血，黨錮誅求早潔身。
一卷泉明書甲子，海隅野史屬斯人。

時移世易，斯人已逝，壯志未酬，收復故土統一祖國的強烈願望尚未實現。飛聲懷念故友的同時未免感慨萬分了。

姚文棟（1853-1929），號東木，上海人，1881年曾出使日本，繼又調赴俄、德等國作隨同辦事，周歷東西兩洋，熟悉國際形勢；1891年6月任二品銜直隸候補道、查探印緬商情及滇緬界務，並繪圖記載。嗣又任山西候補道，時常關注洋務。姚文棟長期從事外事工作與研究，著作有《東北邊防論》、《東槎雜著》、《雲南勘界籌邊記》等書。1900年，他在澳門《知新報》發表〈題獨立圖三首〉：

冬心獨立圖，臞老稱酒仙，
君年雖四十，玉貌猶少年。

冬心舉鴻博，君亦薦特科，
胡為不出山，傳世惟詩歌？

硯田有富翁，海山有詞客，
此筆可千秋，不必論窮達。⁽¹⁹⁾

此外，姚文棟曾為潘飛聲《說劍堂詞集》題辭：

予使太西，始識蘭史於百林。年少翩翩，盛名鼎鼎。攜鏤玉雕瓊之筆，作梯山航海之遊，草草光陰，流連三載，花花世界，邂逅群仙。匯其詩詞，分為兩集，獨開生面，妙寫麗情。蓋古來才人未有遠遊此地者。才人來百林，自蘭史始。讀者豔其才並豔其遇矣。

長瀨竹修〈寄贈潘劍公〉云：

萬間廣廈竟長貧，每憶朝廷淚滿巾。
傳世文章首興亞，救時經濟老維新。

詩中匯集了當時由西方傳入中國的代表新文明的諸多新名詞、新術語、新觀念，並把這些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舊形式有機地融為一體，將詩作內容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聯繫起來，這樣的舉措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改革之路進行有益的探索，展示了中國詩歌在近代中西交匯、古今交替的文化背景下發生的嶄新變化，集中體現了近代“詩界革命”的成果。

協助鄭觀應⁽²⁰⁾編寫《盛世危言後編》

1908年，潘飛聲前往澳門，在鄭觀應的待鶴山房住了三個多月，每天與其討論時局，飛聲的觀點對鄭觀應撰寫《盛世危言後編》一書影響巨大。書中提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並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主張設立議院，講求武備和發展工商業；提出以“兵戰”對“商戰”，以“商戰”對“商戰”的對策。《盛世危言後編》有潘飛聲寫的序，從中可看出其對鄭觀應寫作該書的鼓勵和幫助：

（……）余於戊申十月至澳門，寓待鶴山房三月餘，與山人日夕討論時局，盡讀叢稿十六冊。乃採擇要著編為八卷，名曰“盛世危言後編”，以別於前編。蓋前編者言其所知也，後編者行其所言也。山人坐言起行，斯世推為經濟家，詩文其餘事耳。然天下滔滔，大材難用，範文正十事而未能行其二也。則山人行其所言，猶有待於斯世歟。宣統二年冬潘飛聲序。⁽²¹⁾

《盛世危言後編》中還記載有鄭觀應致潘飛聲的書信十幾篇，目錄如下：

〈致潘蘭史述馬君相伯考察日本學務書〉（卷二〈學務〉）⁽²²⁾



〈答潘蘭史征君論讀經書〉（卷二〈學務〉）⁽²³⁾

〈與潘蘭史征君論立憲書〉（卷三〈立憲〉）⁽²⁴⁾

〈致潘蘭史征君書〉（卷三〈立憲〉）⁽²⁵⁾

《與潘蘭史征君感論時局書》（卷三〈立憲〉）⁽²⁶⁾

〈致〈中國商務日報〉總編輯潘蘭史征君書〉（卷三〈立憲〉）⁽²⁷⁾

〈與潘蘭史征君論國會及時局書〉（卷三〈立憲〉）⁽²⁸⁾

〈與潘蘭史征君、何君閔樵論選舉參議院議員宜先注重道德〉丁巳年補刊（卷三〈立憲〉）⁽²⁹⁾

〈致潘蘭史、何君閔樵兩君論共和書〉（卷三〈立憲〉）⁽³⁰⁾

〈致翦淞閣主人書〉（卷三〈立憲〉）⁽³¹⁾

〈致潘蘭史征君書〉（卷四〈政治〉）⁽³²⁾

〈致潘蘭史征君論中外強弱由於禮教不同書〉（卷四〈政治〉）⁽³³⁾

〈致潘蘭史征君書〉（卷四〈政治〉）⁽³⁴⁾

〈致香港實報總編輯潘蘭史征君書〉（卷八〈商務〉）⁽³⁵⁾

〈致潘蘭史征君書〉（卷八〈商務〉）⁽³⁶⁾

〈覆香港潘蘭史征君書〉（卷九〈鐵路〉）⁽³⁷⁾

〈致潘蘭史、招安甫、葉舜琴、葉侶珊四君書〉（卷十〈船務〉）⁽³⁸⁾

潘飛聲與鄭觀應的探討涉及討論時局的分析及砌磋對策，內容涵蓋學務、立憲、政治、商務以及鐵路、船務等方面，充分顯示了潘飛聲對促成此巨著的完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觀應、飛聲還相互贈送詩文、書畫等。鄭觀應《羅浮待鶴山詩草》卷二載入了兩人的唱酬詩，現錄各二首：

贈潘劍士

酒興詩豪一散仙，醒時工部醉青蓮。

投芳不讓東坡老，遊倦歸來月滿船。

（作者自註：君獨遊竹仙洞）

大文醒世本平和，惟是詩人例坎軻。

究竟浮雲難蔽日，須臾復見舊山河。⁽³⁹⁾

潘劍士和作

能住名山即散仙，愛公舌本擁青蓮。

道書準備三千卷，九子潭邊好放船。

擊築歌魂起大和，更求劍術訪荊軻。

羔羊白酒吾能醉，昨夢軍聲喚渡河。⁽⁴⁰⁾

由此亦可見兩人交情之深，也體現了兩人志同道合，以筆為武器，發文醒世，為尋求祖國富強之道和救國方案而殫精竭慮。

潘飛聲旅澳題詩

潘飛聲的一生與澳門頗有淵源，雖然他沒有長期定居澳門，但經常踏足澳門，留下了寶貴的文化印記。在此先舉其詩作〈澳門〉：

一廬胡許借，前代此通商。

鹿足嗟誰失，鵲巢今竟忘。

逋逃兼博塞，洋海慎關防。

立馬吳山宮，屯兵計早荒。⁽⁴¹⁾

該詩寫於1895年，正是中日甲午戰爭的第二年。當時，臺灣寶島被迫割讓給日本，中國成為了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潘飛聲面對同樣被異國統治的澳門，不禁痛嗟官吏居然忘記了澳門原本是中國的領土（見“鵲巢今竟忘”句）。詩中最後一句大意是“西人得澳門，足以聚兵其地，窺我邊境；而我國屯兵嚴守邊疆的制度早已廢弛了”⁽⁴²⁾。面對國土淪喪，詩人的心情是何等憂憤！同年，潘飛聲寫下了〈濠鏡謁天后閣〉一詩，表達了他渴望收復國土、統一祖國，祈求國家海疆安寧的赤子之情。

咫尺飄輪渡我前，翠屏招手振衣翩。

乍看怪石臨無地，忽睹靈宮訝到天。



竟棄珠崖傷豎子，重扶銅柱定何年。⁽⁴³⁾
手持神琰趨臺卜，祝降波臣奠海邊。⁽⁴⁴⁾

澳門的天后閣，供奉着護航海神媽祖，又稱媽祖廟、天妃宮、正覺禪院、海覺寺。天后閣始建於明萬曆年間，是當地最古老的廟宇。它枕山臨海，倚崖而建，周圍古木參天，風光綺麗。美好的自然景物容易激發人們對祖國、對民族的深厚感情。此外，媽祖信仰包含着一種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助人為樂的信念，由此形成的媽祖精神將全世界華人緊緊地聯繫到一起，易引發人們的鄉思之情，更易激發人們對祖國統一的嚮往。因而，潘飛聲多次遊天后閣，並以此為題著詩寓情。其另一首〈遊澳門天后閣次石上韻〉詩云：

潮流打危石，樹杪出飛亭。
此地浮天外，何年壁擘靈。
日翻鼇背赤，山削虎頭青。
已負澄清志，孤舟共渺冥。⁽⁴⁵⁾

該詩依清人張玉堂石上詩韻而作，筆力超曠，詩風雄直健美，邊幅壯闊，情景交融，亦詩亦畫，為中國山水景物詩歌注入了新質。詩人寫景詠物，志在抒懷。他寫此詩時年已五十一（1908），回想起當年雄心勃勃為祖國獨立富強而呼籲、奮鬥，而今青春已逝，壯志未酬，面對祖國依然積貧積弱，未能統一，不禁發出了“已負澄清志，孤舟共渺冥”的感慨。

潘飛聲在旅澳期間，寫下的紀遊詩縱說古今，以詩鑒史，多角度敘寫了澳門的社會風貌。除了上述幾首詩歌及〈遊白鴿巢〉⁽⁴⁶⁾，最值得探討的是其組詩〈澳門行〉⁽⁴⁷⁾：

走出中原海外天，大禹浮動九洲煙。
石門一角三巴寺，已閱滄桑四百年。

折戟沉槍冷劫灰，石巖碑刻訪莓苔。

詩人誰弔金梅士，總統間從墨國來。⁽⁴⁸⁾
——白鴿巢岩上有詩刻數石，上鏤銅像，記葡人金梅士也。金曾從征非洲，眇一目，隱此著詩。美國總統某卸任後嘗至澳謁其像，匆匆遂歸，西人之重文學有過華人者。

葉葉風帆出樹籃，望洋東去鴿歸巢。
荷蘭一帶花園路，斜日輕車看馬蛟。⁽⁴⁹⁾

白飯晨餐鼓與蝦，烏龍猶勝架非茶。
髮睛黑似吾華種，已見葡萄屬漢家。⁽⁵⁰⁾

田橫島上漢家兒，隻手揮戈事最悲。
片碣誰題沈義士，不聞穿塚傍要離。⁽⁵¹⁾
——澳督某橫暴，有沈某者以鐮刀殺之於馬下，後為劣紳誘陷就殺，然沈某墓前有人題曰“沈義士之墓”。

樓臺十里錦茵鋪，徹夜笙歌舊鏡湖。
修到柔鄉蓮蒂上，美人端合住蓮鬚。⁽⁵²⁾

報仇自出虬髯輩，屠狗寧非義士倫。
海外我來尋大俠，深雨物色博中人。⁽⁵³⁾

鑿石題詩古蘚封，水天吟嘯欲驚龍。
亂山樹入秋空碧，斜日來聽海閣鐘。⁽⁵⁴⁾
——媽閣石上有從伯祖德與方伯公，隨者介春宮保於役澳門詩云：“歌石如伏虎，奔濤有臥龍。偶攜一尊酒，來聽幾聲鐘。”

往日紅樓阿小家，六如誰為榜香斜。
東風擬訪銀娘墓，關關烏啼正落花。⁽⁵⁵⁾

樓臺樹杪碧如煙，簾外波光浪接天。
一帶長虹吸海水，南瑰燈火似燈船。⁽⁵⁶⁾

運籌帷幄到紅閨，竹樓牙牌夜獵圍。
收拾英靈屯八陣，滿天麻雀掌中飛。⁽⁵⁷⁾



新歲圍爐綺席開，春盤入市好銜杯。
明蝦膏蟹家家有，祇愛肥螯吉大來。

潘飛聲筆下生輝，以組詩生動地記錄了在澳門的所見所聞，筆力超邁，時有奇氣，讀來饒有興味，而又絕非流於風花雪月之俗濫。詩中自註頗多，精要的註釋，有如航海者的浮標，登山者的扶梯，有益於讀者理解詩的內涵，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組詩〉第一首三、四句“石門一角三巴寺，已閱滄桑四百年”，記述了歷來被視為澳門的標誌之一的大三巴牌坊之遊。大三巴是天主教聖保祿教堂的前壁遺跡，它大約建於17世紀早期，融合東西方建築風格於一體。牌坊上雕工精緻的天使、聖母，還有那古老的葡萄牙航海大船，見證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以至遠東地區的發展，似向每個過往的遊客講述大航海年代的故事。詩作反映了澳門四百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歷史。〈組詩〉第二首三、四句“詩人誰弔金梅士，總統間從墨國來”，通過品味白鴿巢洞詩刻，瞻仰葡國著名詩人金梅士銅像⁽⁵⁸⁾，情不自禁地抒頌了西人對文學的重視。潘飛聲咏白鴿巢詩句，被澳門普濟禪院刊碑立於碑廊中。此外，組詩後幾首還展示了澳門的風俗及社會風貌。其中有居澳葡人的飲食習慣及葡華通婚現象的描述：“白飯晨餐豉與蝦，烏龍猶勝架非茶。髮睛黑似吾華種，已見葡萄屬漢家。”該詩反映了澳門葡人與華人通婚的現象。葡人與華人通婚後所生的混血人種，按澳門流行稱謂是土生葡人，髮睛黑似吾華種，黑頭髮黑眼睛已與中國人相似，容貌與華人已難以區分。他們早飯吃的是白米飯配豆豉和蝦，他們愛喝烏龍茶已遠勝於喝咖啡，可見葡萄牙混血兒已被漢族同化，他們的飲食習慣、容貌與華人已難以區分，展現了澳門中外族文化交流及融合的景觀和獨特的社會風情。組詩對澳門人、地、事物等方面進行了描寫，涉及澳門滄海桑田的歷史文化古蹟風貌、貿易港口的優良地理環境、秀麗山川的城市風光、淳樸的社會

風貌與風土人情、鄉風文俗的人文景觀等，展示了澳門獨特的風貌及中外文化互相融合的歷史內涵。它不但反映了作者的審美情趣及其對澳門的文化觀念的認識，也為今人認識歷史上的澳門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訊。

潘飛聲的澳門紀遊詩是蘊涵地方史、宗教史、民俗史，風土志的佳作，既是輿地之史，也是優秀的文藝創作，亦詩亦史，詩而史，史而詩，可視為詩的新體格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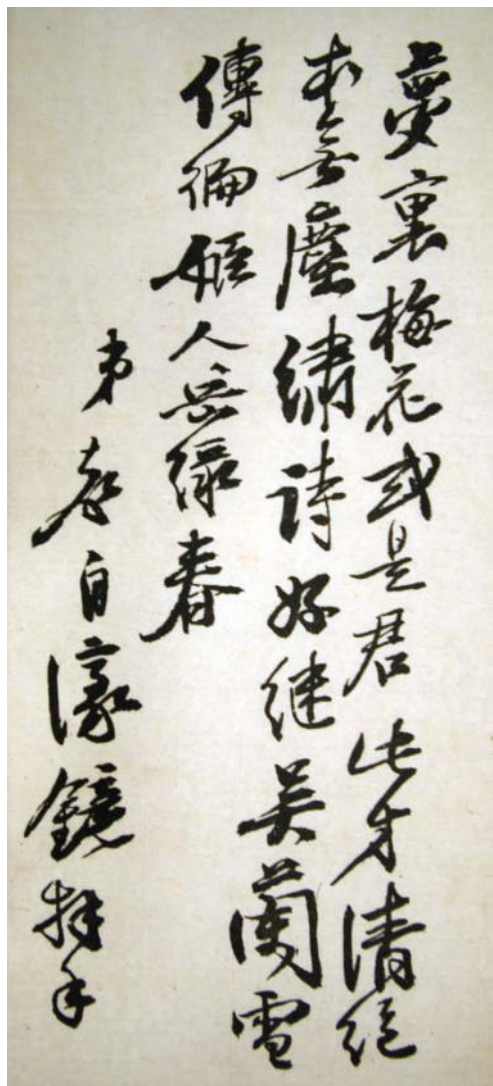
居澳期間的其它題詩

潘飛聲1908年居澳期間⁽⁵⁹⁾，與內地志趣相投的文人雅士依然往來密切，相互牽掛、相互支持。光緒三十四年（1908）五月廿三日，廣東大雨，三江暴漲，廣東災民遍野。潘飛聲心繫災情，憂心如焚，積極利用報刊為賑災作宣傳。這從他為陳步墀〈救命詞〉作序可見一斑：

五月之杪，三江暴漲，洪水所過，驚如堯年。基圍之崩缺，不知其百數十也。戶丁之淹蕩，更不知其千數百十也。（……）余忝報務，更大聲疾呼，為仁人之勸□，乃乞陳君幼儕，發為詩歌，寫流離之狀態，美援助之義俠，得〈救命詞〉三十首，日刊報上，千人聚觀，驚心駭目。港中義會層出，世款爭集，上而富商，下而聲伎，救餓拯溺，義務不辭，陳君之願酬，陳君之功偉矣！⁽⁶⁰⁾

飛聲將摯友陳步墀⁽⁶¹⁾作的〈救命詞〉三十首刊於《實報》，以呼籲各界人士捐資賑災。飛聲還在澳門寫詩贈予陳步墀：

夢裡梅花或是君，此才清絕本無塵。
繡詩好繼吳蘭雪⁽⁶²⁾，傳遍姬人岳綠春。
——弟聲自濠鏡拜手⁽⁶³⁾



詩中以有“詩佛”之稱的吳蘭雪及其愛妾岳綠春之典故，讚譽陳步墀的詩才，對陳步墀等聯合香港婦女屆合作繡詩義賣賑災作出的貢獻予以高度的讚揚。飛聲這幅手稿蒼秀遒勁、意韻樸雅，陳步墀於1914年將其編入《繡詩樓叢書十六種：三十家尺素》，從而流傳至今。

縱觀潘飛聲在澳門的文化印記，其中既有對時政腐敗的針砭，亦有對故人及往事的追懷；既有對外敵暴行的抨擊，亦有對仁人志士的高歌；既有對侵略者的痛恨之情，亦有對民眾不覺醒的

憂心如焚；既有救亡圖治的革命熱情，亦有對國家前途的迷惘心情。無論是激情豪邁、鏗鏘激越的吶喊，或是遺世獨立、孤芳自賞的感慨，都反映了一個才華橫溢的愛國智識分子憂國憂民、心繫神州的心路歷程，從而亦可窺見澳門歷史文化的一個側面。毋庸置疑，潘飛聲在澳門留下的鴻跡，記錄了時代風雲，為澳門增添了一筆珍貴的文學遺產。

【註】

- (1) 《知新報》，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頁684。
- (2) 〈香港戒鴉片煙會章程〉，上揭《知新報》，頁821-822。
- (3) 上揭《知新報》，頁684。
- (4) 上揭《知新報》，頁146-147、頁168。
- (5) 潘飛聲《老劍文稿》，頁82-83。
- (6) 老劍或劍公均為潘飛聲的筆名。詩作刊於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
- (7) (8) (9) (10) (11) 上揭《知新報》，頁1702；頁1723；頁1827；頁1972。
- (12) 丘逢甲為潘飛聲所寫詩詞，除了文中提到的幾首，還有〈有寄四章次蘭史韻〉、〈題蘭史泛槎圖〉、〈蘭史為洪銀屏校書作紅豆圖征詩，為題四絕句〉、〈次韻和蘭史論詩〉、〈寄懷菽園，兼訊蘭史，疊次曉滄韻〉、〈為蘭史題所撫張憶奶簪花圖〉等等。
- (13) 李樹政選註：《丘逢甲詩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08。眾多愛國志士為潘飛聲的〈獨立圖〉題詠。鄭觀應有〈題潘蘭史征君獨立圖〉云：“圖名題獨立，教世大文章。舉國皆如是，何愁不富強。有才能獨立，倚賴是無才。富貴無他術，都從發憤來。”。黃遵憲有〈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曰：“四億萬人黃種貴，三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康廣仁（1867-1898年）傳世之詩僅二首，其中之一為〈題潘蘭史獨立圖〉，詩曰：“迢迢香海小蘭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心有事，好花留得與人看。”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對康廣仁該詩評述“寫觀圖時感受溫暖深微，其犧牲一身為後來國民幸福之身活現紙上”。
- (14) 潘飛聲著有《說劍堂集》。
- (15) 上揭《知新報》，頁1681。
- (16) 劉王埤、趙尉臺是廣州著名古蹟。劉王埤是指南漢故址，埤特指馬射場四周的圍場；趙尉臺為南越王趙佗所築，地址在今廣州市越秀山中山紀念碑所在處，詩中所指代表廣州。



- (17) 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二。（收錄於《古今文藝叢書》，何藻輯，上海：廣益書局，民國二年至四年。）
- (18)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86-87。
- (19) 上揭《知新報》，頁1702。
- (20) 鄭觀應（1842-1921），號待鶴山人。中國近代思想先驅，著名改良主義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一部影響巨大的政論專集，其另一著作《盛世危言後編》是其宣統年間在澳門隱居期間完成的。
- (21)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7-8。
-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8) (40) 上揭書，頁222-224；頁249-250；頁300-302；頁303-304；頁304-305；頁311-313；頁314-315；頁322-323；頁324-327；頁339-340；頁383-384；頁402-404；頁419-420；頁583；頁640；頁746-748；頁879-890；頁1404；頁1405。
- (41) 潘飛聲：《說劍堂集·香海集》，光緒二十四年刊，頁4。
- (42) 釋義參考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出版，2003年，頁178-179。
- (43) 據《後漢書·馬援傳》記載，東漢光武帝以馬援為伏波將軍，平定交趾征側、征貳的叛亂，並立銅柱作為漢朝與交趾的疆域界標。“重扶銅柱定何年”意謂詩人悲歎國土淪喪，不知何時才出現重立銅柱、收復國土的英雄。
- (44) 潘飛聲：《說劍堂集·香海集》，光緒二十四年刊，頁4。
- (45) 潘飛聲：《說劍堂集》卷一，1934年，頁10。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出版，2003年，頁179。
- (46) 潘飛聲：《說劍堂集》卷一，1934年，頁10。詩文曰：“芳辰兼永日，遊客恰閑身。山靜惟聞鳥，竹深不見人。臺高從石曲，樹老看花春。海外桃源好，茫茫一問津。”
- (47) 潘飛聲：《說劍堂集》卷一，1934年，頁18-19。雷夢水、潘超、孫忠銓、鐘山編《中華竹枝詞》四，北京古籍出版社，頁2887-2888。此組澳門詩的釋義參考章文欽箋註：《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出版，2003年，頁181-189。
- (48) 折戟沈槍：喻征戰歸來。此句謂金梅士曾經戰陣，遇險而歸。金梅士即賈梅士（1524-1580），葡萄牙詩人，生於沒落的貴族家庭，曾在王宮中生活多年，後當兵至非洲、印度等地。墨國即指美國。美國總統格蘭特（1869-1887）卸任後嘗至澳謁金梅士。
- (49) 百年前，此處為葡籍富商馬葵士寓所。因他曾飼養數百隻白鴿，白鴿棲於屋宇，遠觀若巢，遂得名“白鴿巢”。荷蘭句，據說與往昔關押荷蘭俘虜的收容所有關。明朝天啟年間，荷蘭人覬覦澳門，曾結集戰艦襲澳，遭葡澳擊敗，被俘的荷蘭人獲安置在一個廢園，該處由於是荷蘭人聚居之地，稱荷蘭園。清朝同治年間這一帶建屋闢路，迅速發展。馬蛟指媽祖廟。
- (50) 架非，指咖啡。華種，指中華人種。
- (51) 田橫島：田橫，戰國時齊田氏的後代。詩人以澳門頗多俠義之士，故稱之為田橫島。隻手揮戈：謂孤身一人，揮戈挾刀，前往報仇。要離：春秋時刺客。
- (52) 因澳門海灣波平如鏡。無論就其形還是狀其貌，名副其實的一片鏡湖。澳門稱為“蓮島”，不僅因為與珠海地區相連的堤南有座蓮花山，伸出海邊的半島猶如蓮花一朵，於是數百年來一直持有這個雅號。而通過關閘（拱北關）進澳門的那條窄長地帶，名“堤”實似莖，故有“蓮莖”之稱。
- (53) 虬髯輩：喻俠義之士。屠狗：喻從事卑賤職業者。
- (54) 海閣：指媽祖閣。
- (55) 紅樓：紅色的樓，多富家婦女所居。阿小：蘇小小，代指妓女。此指詩人前度游澳門舊識的某歌姬舞女。六如：佛教把人世間一切事情比喻為夢、幻、泡、影、露、電，喻世事之空幻無常。斜：曲折。銀娘：亦指阿小。詩中還披露了澳門、賭博公開化以及“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價值取向。
- (56) 長虹：此指彎環如虹的南灣海岸。
- (57) 竹樓牙牌：喻打麻將時四面圍坐。
- (58) 金梅士（1524-1580），現澳門通行譯作賈梅士。這位生於四百多年前的詩人，傳說因觸犯宮廷官吏，不容於國，被流放至澳，隱居石洞，創作了葡國著名史詩《葡國魂》。至今澳門的白鴿巢花園還保存着他曾居住過的石洞，現洞內所見的金梅士銅像是1866年由葡國著名雕刻家賓黑羅（M. M. Bordalo Pinheiro）所塑造的。
- (59) 據《說劍堂集》卷一載潘飛聲詩〈辛亥生朝和屈翁山五十四歲自壽韻示姪人〉曰：“我走澳門五十一，我入都門五十二”。詩中“五十一”當指虛歲，由此確定潘飛聲於1908年旅居澳門。
- (60) 陳步墀原著，黃坤堯編纂：《繡詩樓集》，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2。
- (61) 陳步墀（1870-1934），字子丹，一字幼儕，廣東饒平人，以文章自負，但科場失意，乃棄學從商，到香港與父兄共同經商。1908年組織繡詩賑災，其書齋名由原“十萬金鈴館”易為“繡詩樓”，其詩名大振，馳譽省港，並在香港商界暫居露頭角。參見上揭書之《陳步墀傳略》。
- (62) 吳蘭雪，即吳嵩梁（1766-1834）字子山，蘭雪為其號，江西人。嘉慶五年（1800）舉人。其詩才過人，有“詩佛”之稱。後句提及的岳綠春為其愛妾。岳綠春十五歲嫁給了吳蘭雪，兩人情感甚篤。她善畫墨蘭，生平最喜愛梅花。岳綠春病故時年僅十九歲，吳嵩梁非常悲傷，於是寫了〈梅影〉詩：“臨水柴門久不開，寒香寞寞委荒苔。獨憐一樹梅花影，曾上仙人綈袂來。”
- (63) 陳步墀編：《繡詩樓詩》頁10，1909年刻於羊城。